



富 凯 著

外国文学
小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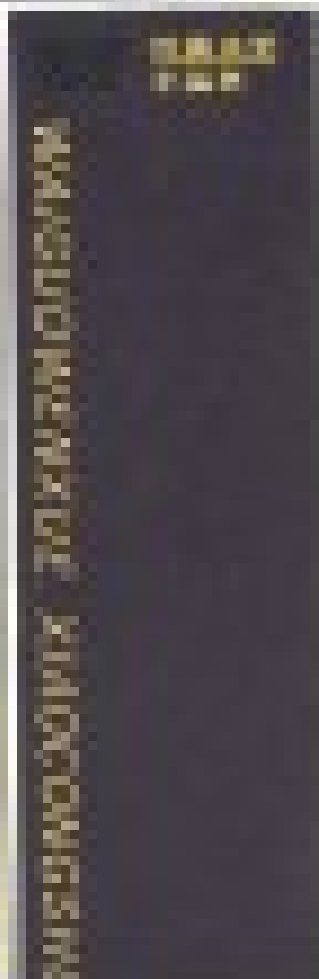
WAIGUOWENXUE XIAOCONGSHU

娜 亭 温





100



外国文学小丛书

〔德〕富 凯 著

钱 鸿 嘉 译

温 亭 娜

WENTINGNA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六 年 · 北 京

封面设计：伍端端

温 亭 娜

Wentingna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 数 56,000 开 本 787×940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3 $\frac{3}{8}$ 插 页 2

1986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6 年 8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00,001—10,800

书 号 10019·3980

定 价 0.60 元

前 言

读者朋友，特别是青年朋友，你喜欢听故事、看电影吗？我们现在呈献在你面前的这篇童话《温亭娜》，就是一篇妙趣横生、娓娓动听的故事。你读完它时，自然而然会在你眼前浮现出一幅形象逼真的画面，好象一个个电影镜头。

作者德·拉·莫特·富凯(Friedrich De La-Motti Fougué, 1777—1843)，是十九世纪初叶德国的一位诗人。富凯在解放战争年代当过骑兵军官，后来办过报纸，在哈雷大学教过书。他虽然主要致力于骑士小说的创作，但给他带来不朽声誉的却是这篇具有最丰富最美丽的自然诗特点的《温亭娜》。

他为什么会在《温亭娜》这篇故事的写作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呢？这很可能和他描写的对象有关。他所塑造的主人公温亭娜，一半是人，一半是一种自然元素，即波浪、浪花、清凉而动荡的水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生物。后来，安徒生创造他的《海的女儿》时，也是根据同样的构思。书中的男主人公是一名骑士，名叫胡尔特勃兰特。温亭娜在委身于这位骑士之前，就同那奔腾咆哮、骚动不安的大海保持着神秘的关系。温亭娜做了一家渔民的养女之后，是她用海

水喷射门窗，使海水不断升腾，把这个渔家居住的半岛变成一座岛，把这名骑士变成渔舍的一个囚徒。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力赋予这自然元素以善良、美好而坚强的生命力；温亭娜和骑士新婚的洞房之夜使温亭娜获得了一个灵魂，于是她就变成了一个忠实、温柔而多情的德国主妇。一天，骑士骑马出游，她为了防止自己的叔父水精“冷泉”来找骑士报仇，吩咐家里的用人用一块巨石堵住院内的井口，截断了她叔父进入城堡的唯一通道。后来，温亭娜由于难以忍受骑士对她无尽无休的抱怨、斥责甚至诅咒，在一次水上旅行途中跳进汹涌的浪涛里，失踪了。实际上她是又潜回了水中。但是骑士不听海尔曼神父的警告，最后竟失信于温亭娜而再次结婚，——就在他那骄矜的新娘命人搬开井口巨石的时候，温亭娜为命运所迫，立刻从井口蹿上来，跑到新郎屋里，给了他一个吻，使骑士溘然长逝了。构思的纯希腊式特征在这个结局上表现得最为突出。整个作品都闪耀着一种新鲜的异教色彩。

情节的起伏多变，故事的扣人心弦，感情的纯真，描写的细腻，语言的清新，你在读这篇作品时随时都能深切地感受到。这是一篇耐人寻味的美丽的故事。我相信读者朋友一定会喜爱这篇作品。

关惠文

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。

第 一 章

骑士来到渔夫家

距今大约好几百年以前，有一位善良的老渔夫。一天晚上，天色晴朗，他坐在门口修补渔网。他住的地方环境清幽，风光优美。他那茅屋建造在一片绿油油的土地上，土地一直通向远处的大湖。地岬仿佛爱上了湖水中清澈如镜的碧波，竟一直伸展到湖心，而湖水也象张开恋人的胳膊似的，环抱着这片美丽的草地。草地上花草迎风摇曳，树荫清凉宜人。草地与湖水相映成趣，彼此都显得格外秀丽。可惜在这个风光明媚的所在，人迹稀少，除了渔夫和他的家人外，几乎一个人也见不到。地岬背后有一片异常荒凉的森林，人们由于森林幽暗而无路可通，又怕里面会遇上妖魔鬼怪之类，因而除非万不得已，都不敢上这块地方来。可是那位虔诚的老渔夫好几回经过这片森林，每次都平安无事。每当他在风光秀美的地岬上捕到了一些名贵的鱼儿，他总要带到森林后面不远的大城市里去卖。他几乎每次都能这样太平平地穿过林子，主要是因为他内心总是一片至诚，

毫无半点杂念；另外也因为每当他遇上什么魅影时，他总诚心诚意放声唱起一支圣歌来。

这天傍晚他坐着修补渔网时，心中并无半点邪念。可是他从黑魑魑的森林里忽然听到一阵呼呼的呼啸声，不由吓得魂不附体。声音象是有人骑马而来，而且离地岬越来越近。在许多风雨交加之夜，他曾想起森林的种种神秘之处，这时这种神秘感又突然袭上心头。他特别想起一个巨人的幻影，巨人浑身雪白，古里古怪地不住点头。当他抬眼往森林望去时，好象真的见到那个频频颌首的巨人从浓密的树叶间走了出来。可是他不久就镇定下来，暗想自己过去在森林里尚且不曾出过事，在这光天化日的地峡上，妖魔鬼怪更不敢向他逞威了。这时他诚心诚意高声诵了一段《圣经》，胆子又大了起来，想到刚才自己这么想入非非，不禁哑然失笑。那个身穿白衣、频频点头的巨人，原来是一条他一向十分熟悉的小溪，小溪正从森林里潺潺流出，泡沫四溅地注入湖内。而呼啸声呢，却是一个衣着华美的骑士发出来的，他正骑着一匹骏马，向茅屋走来。在他绣金边的青紫色紧身衣外面，披着一件猩红色的斗篷，金色的头盔上飘动着红色和紫色的羽毛；金黄色的剑带上，一把装饰华丽、灿烂夺目的宝剑闪闪发光。骑士驾驭的那匹白马，比人们常见的战马瘦小一些，它轻轻踩着草地，在那片绿草如茵的土地上似乎不留丝毫

擦伤的痕迹。尽管老渔夫暗自思量，这样一个俊美的人物决不可能是什么妖魔鬼怪，可心里仍旧七上八下，因此当骑士向他走近时，他很有礼貌地摘下帽子，依然坐在网边，故作镇静。

这时骑士勒住了马，问渔夫能否连人带马在这里借宿一夜？渔夫回答说：“官人呀，说到您的马，那么哪一家马厩都比不上这片满是树荫的草地，也没有什么饲料比得上这里生长的草了。您本人呢，我倒很欢迎您上我那间小屋来，我们要招待您吃一顿晚饭，住宿一夜。”骑士听了十分高兴，连忙跳下马来，和渔夫一起卸下马鞍，随即把马放到繁花如锦的草地上，然后对这块土地的主人说：“亲爱的老渔夫，即使您不那么客气，今天您再也休想赶我上路了，因为我看到前面是一个大湖，在天色越来越黑的时候再骑马回到那片神秘莫测的森林里，连仁慈的上帝也不允许吧！”

“我们别多谈这个了，”渔夫一面说，一面领客人走进茅屋。

屋子里面闪耀着微弱的火光，把那半明不暗的、整洁的小房间照亮。渔夫的妻子已上了年纪，正坐在一把宽大的椅子上，见到有一位高贵的客人进门，就站起身来亲切地表示问候，但接着又在那把上等椅子里坐下，没有让给陌生人。渔夫笑吟吟地对客人说：“小官人，她没有把屋子里最舒适的座位让给

您，请千万别见怪。按照我们穷苦人的风俗习惯，这种座位是专留给老人的。”

“嘿，你这汉子，”妇人若无其事地微笑说，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？咱们的客人准是一个圣徒，象他这样一个可爱的小伙子，怎么会有赶跑老人的念头呢？”接着她又转身朝着骑士说，“那边还有一把挺不错的小椅子，只是别晃动得太厉害，因为一只脚已经不太结实了。”骑士小心翼翼地挪过这把椅子，彬彬有礼地坐在上面。他觉得自己仿佛刚从远方归来，在这间小屋里显得融融泄泄，自得其乐。

三个好心人非常亲热地交谈起来。骑士几次三番问起这片林子的情况，老头儿总是佯作不知，不愿多说，他认为谈这类话，至少在晚间是不适宜的。这对老夫老妻谈起自己的家庭生活来却特别卖劲，同时也很愿意听骑士讲述他的旅行经过。骑士说，他在多瑙河的源头拥有一座城堡，他是胡尔特勃兰特·冯·林斯坦顿爵士。在谈话过程中，陌生人有时听到下面一扇小窗上响起啪啦啪啦的声音，似乎有人往窗上泼水。声音一响，老头儿就不高兴地皱起了眉头。最后，一大瓢水猛地泼向玻璃窗，水从年久失修的窗框里溅进房来。这时渔夫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，气势汹汹地冲着窗子喝道：“温亭娜！别再调皮捣蛋了。今天，咱们小屋里有贵客临门哪。”于是外面再也不泼水了，只听得一阵轻轻的窃笑声。渔

夫折回来说：“尊贵的客人，请您多多原谅，这小姐儿也许还会胡闹一阵，可是她一点儿恶意也没有。她是我们的养女温亭娜，虽然已快十八岁，可那孩子气老是改不了。不过说句老实话，她的心眼儿一点也不坏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”老太婆摇头摆脑地说。“你捕鱼回家或远路归来时，看她淘气还觉得挺好玩呢。不过，要是你一天到晚守住她，听不到她半句顺耳的话，将来长大了，不但不能帮助咱们做家务，反而害得咱们操心，怕她的那股傻劲会闹出乱子来，那就麻烦了。哪怕是圣人，到头来也会受不了的。”

“嗯，不错，”主人笑咪咪地说，“你在家受温亭娜的气，我却一辈子挨湖水的苦。湖水常常冲垮我的堤坝，毁了我的渔网，可是我还是喜欢它。那个娇滴滴的小姐儿，尽管招麻烦，惹你生气，你还是疼着她，对吗？”

“对她，谁也生不起气来，”老太婆笑嘻嘻地附和他。

这时门忽然开了，一个美艳绝伦的金发姑娘迈着轻盈的脚步笑容满面地走来，说：“爸爸，你在骗我哪，客人在哪儿？”

这当儿，她一眼瞥见了骑士，顿时在这英俊的小伙子面前呆愣愣地站住了。胡尔特勃兰特看到这位身材窈窕、面容姣好的姑娘，不胜欣喜，恨不得把这

个可人儿看个痛快。他还以为对方会害起臊来，马上傻里傻气掉过头去避开他的视线。谁知情况完全不是这样。她瞪着眼睛看了他好一会后，竟亲昵地走近他的身边，在他面前跪了下来。骑士胸前挂有一根华贵的链条，上面饰有一块金牌，她一面抚弄这块金牌，一面说：“哎，你这位漂亮、好心的客人，你怎么会上咱们这所破旧的茅屋来的？你在这之前，一定在世界上漫游了很久吧？漂亮的朋友，你是从那荒凉的林子穿过来的吗？”他正要回答，忽然听到老太婆的斥责声，于是什话也说不上。她厉声喝住姑娘，叫她好端端地站起身来，去干自己份内的活儿。温亭娜却不吭一声地端起一张小矮凳，放在胡尔特勃兰特的椅子旁边，坐在上面纺起纱来，同时柔声柔气地说，“我要在这儿干活。”老头儿象一般宠惯孩子的父母亲那样，对温亭娜的淘气行为毫不理会，还想找些别的话儿。但温亭娜拦住了他说：“我刚才问咱们的贵客从哪儿来，他还没有回答我呢。”

“你这小美人儿，我是穿过那座森林来的，”胡尔特勃兰特说。

她接着又开腔了：“那么给我说说你是怎么走进林子去的，因为人们都不敢进去；再告诉我你在林子里遇上哪些稀奇古怪的事儿。在那块地方不经受一番风险，谁也脱不了身呵。”

经姑娘这么一提，胡尔特勃兰特不由打了一个寒噤。他不由自主地望望窗子，仿佛觉得刚才在森林里见到的许多光怪陆离的形象中，有一个怪物此刻正在那边龇牙咧嘴地朝他瞧。可是此刻窗外除笼罩着一片漆黑的夜色外，他什么也见不到，这才定下心来。他正想开口讲述自己的经历，不料老头儿插口了：“骑士，别讲了，现在讲这类事可不是时候呢。”温亭娜听了非常生气，从小矮凳上一跃而起，两条玉臂托住腰部，站在渔夫身边高声问他：“爸爸，他不该讲吗？他不该讲？可是我要听，他得讲，非讲不可！”说罢，两只娇美的小脚狠狠跺着地面。她这副模样儿显得既可笑，又可爱，她那怒气冲冲的神态，在胡尔特勃兰特眼中也同样富有魅力，此刻他又目不转睛地瞅着她。

可是这一回，老头儿憋在心里的一股怒气终于爆发出来了。他厉声训斥温亭娜在客人面前不听话，不懂规矩，好心肠的老太婆也一唱一和。于是温亭娜说：“既然你们骂我，不肯听我的话，那你们就光是两个人睡在这破烂的茅屋里吧！”说罢就箭也似地窜出房门，转眼间消失在黑夜中了。

第二章

温亭娜怎样来到渔夫家

胡尔特勃兰特和渔夫连忙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想去追赶那气冲冲的姑娘。但他们还没有走到屋门口，温亭娜早已在朦胧的夜色中杳无踪影，在那条她可能走去的路上，连她轻巧的脚步声也听不见。胡尔特勃兰特茫然望着屋主，似乎感到那刚才显得那么可爱，后来又在夜色中遽然消失的人儿，就是以前在森林里任意捉弄他的幻影。只听得老头儿喃喃地说：“她这样对待我们已不是第一次了。现在咱们还要为她操心，一夜不能合眼。要是她整夜在外面独个儿一直呆到清早，谁说得定有朝一日不会遇到灾害呢？”

“大爷，看在上帝的面，我们去找他吧！”胡尔特勃兰特着急地嚷道。

老头儿回答说：“这又有什么用呢？即使咱们知道她往哪儿跑，让您在夜间独个儿去找那个傻丫头，也是一桩罪过呀。我呢，我的这双老腿在荒野里又不济事。”

“那么最低限度让我们喊喊她，求她回来吧，”胡

尔特勃兰特说，然后用极其感人的声音拉开嗓门叫起来：“温亭娜！哎，温亭娜！你快回来吧！”老头儿摇晃着脑袋说，这样喊来喊去是不会有什结果的，你这位骑士还不知道这个小妞儿是多么倔强呢。尽管如此，老头儿也情不自禁地在这阴森森的黑夜里一迭声地高喊：“温亭娜！哎，亲爱的温亭娜！求求你回来吧，就是这一回！”

情况果然不出渔夫所料，温亭娜还是影踪全无，任何叫喊都无济于事。因为老头儿坚决不肯让胡尔特勃兰特再去追寻那个逃走的姑娘，他们两人终于不得不再回到茅屋里。屋里，他们看到炉火已快熄灭，女主人对于温亭娜的出走和女孩可能遭到的危险，远没有她丈夫那样耿耿在心，现在已去安睡了。老头儿把炭火再拨弄一下，又上面加了些柴，借着炉火重新燃烧起来的亮光找出一瓶酒来，放在自己和客人的中间。“骑士先生，您也在为那个傻丫头担心哪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两个与其在芦苇席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还不如聊聊天、喝喝酒混过夜里的光阴吧，对吗？”胡尔特勃兰特很赞成这个建议，于是渔夫又硬要他坐在女主人那把讲究的椅子上，此刻椅子空着，女主人已上床睡觉去了。两人谈谈喝喝，好象一对知心的挚友。每当窗外有一点儿动静，或者一点声息也没有时，其中一个就会抬头张望，说：“她来了。”什么人也没有——于是他们沉默片刻后摇摇头，叹叹

气，继续聊天。

此刻他们两个除了思念温亭娜外，别的几乎什么都不想。骑士只想听听温亭娜是怎样上渔夫家来的，渔夫却巴不得将这段经历讲给他听。于是他讲起下面的故事来。

“大约十五年前，有一天我带着货物，穿过那片荒凉的林子到城里去。我那个婆娘象平日那样，呆在家里。不过这回不进城倒还有一个说来怪逗人的原因，原来在咱们这把大的年纪，上帝竟赐给咱们一个漂亮透顶的孩子。这是一个小妞儿。为了这天赐的宝贝，咱们两口儿已在商量今后要不要离开这片美丽的地峡，搬到比较热闹的地方去，让她受到更好的教养。当然罗，骑士先生，穷人们是不能随心所欲的；天哪！每个人只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尽力做去就是了。我一路走，一路尽在琢磨这件事。我打心眼儿爱这块地岬，当我一想到城市里面乱哄哄的情景，我心里就发毛：你不是也要到这块地方来安家，而且这里又是那么不安静！——可是我并不埋怨我们亲爱的上帝，只有为这个新生的孩子暗暗感谢他。在我来回穿过林子时，要是说出现了什么可疑的怪物，那准是胡扯，我在那儿从来没有遇见什么鬼怪，在这些稀奇古怪的阴影中，上帝始终与我同在。”

这时他从光秃秃的头顶上摘下了帽子，坐下来默默祷告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又戴上帽子，继续说：“想

不到在林子的这一边，唉，在这一边，不幸的命运在等待着我。我的老伴在路上眼泪满面迎着我，身上穿起丧服来。‘唉，仁慈的上帝呀，’我气急败坏地说，‘咱们亲爱的孩子在哪儿？快说！’她答道，‘亲爱的丈夫呀，她已和你刚才喊的上帝在一起了。’于是我们一起默默流着眼泪回到茅屋里。我去找那具小尸体，才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我老伴抱着孩子坐在湖边，她无忧无虑地和孩子玩得正欢，忽然小家伙挥身向前，仿佛看到水里有什么非常可爱的东西；我老伴当时看到她，这个可爱的小天使，还在笑呀笑的，两只小手想抓什么，可就在这一刻，她一下子从做娘的手臂里滑落，落到镜子一般的湖水里去了。后来我东找西找去寻那个小尸体，什么结果也没有，连她的影子也找不到。

“那天晚上，我们这对失去孩儿的爹娘一声不响地坐在茅屋里，谁也没有心思说话，只是淌眼泪。我们正呆呆地望着炉火，听到门外有些响动，门忽然打开了，前面站着一个俊俏无比的小姐儿，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年纪只有三、四岁左右。她只是朝咱们微笑。咱们吓呆了，~~摸不清楚~~她究竟是一个孩子呢，还仅仅是一个幻影。可是我看到水从她的金发和华丽的衣服上一滴滴淌下来，这才想起了这个漂亮的小姐儿刚才落了水，需要有人帮助她。我说，‘女人哪，没有人能救活咱们那亲爱的孩子了，但别